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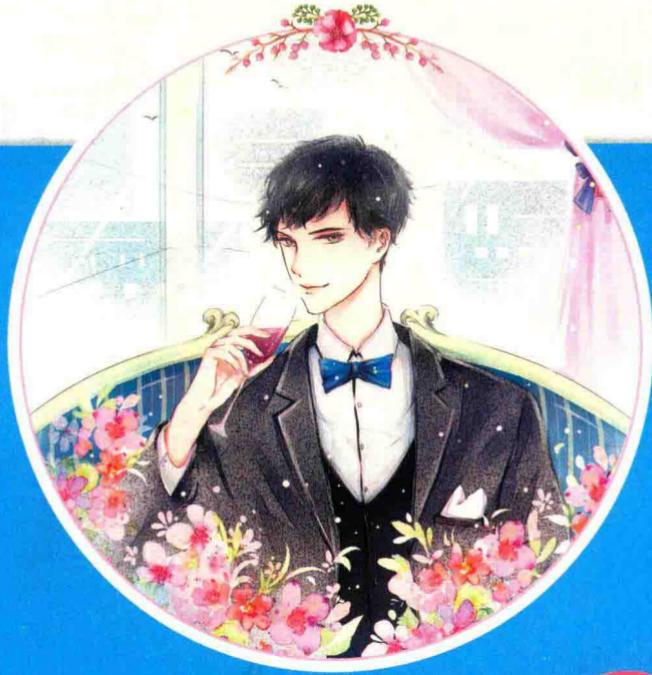
语录

喜欢一个人是
种什么感觉呢？
可是想要欺负她，
可劲儿欺负她！
——摘自《小爵爷》

引爱入心

YIN AI RU XIN

wen jiu works
温韭 / 著



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 爆胎的俊美无敌“小爵爷”

居然一眼就瞄上了想终身制捆绑的女生？！

好！于是别扭羞涩的爵爷大人“暗搓搓”地就决定下手了……

然而当他温柔总裁气场全开，好不容易敲开她家门的时候，
居然蹦出来一个“正太”抱着他的大腿叫“爸比”？！

✉ 小爵爷走好
小爵爷
“局”里见

一股邪气直冲入脑，“叮——”从此他就开始了
您的好友，“傲娇”霸道总裁已上线 折腾与被折腾的艰辛追妻路

引愛入心

Yin Ai Ru Xin

溫
舊
世
界
WEN JIU SHI JIE

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引爱入心 / 温韭著. —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 , 2016.12

ISBN 978-7-5570-0370-8

I . ①引 … II . ①温 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1080 号

出版人：刘志松

总策划：邹立勋

责任编辑：梅哲坤

文字编辑：孙 逊 张丽君

版式设计：黄 芸

封面设计：李 娟

封面绘制：森森野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 邮编：510030)

邮购电话：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(湖南省长沙县黄花镇黄垅新村工业园区财富大道 16 号)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10 印张

301 千字

201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0000 册

定价：26.80 元

【版权所有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目录



第一章	秘密	001
第二章	危机	024
第三章	逃避	049
第四章	结婚	069
第五章	纠缠	087
第六章	追逐	106
第七章	转机	121
第八章	进展	143
第九章	孕事	159

C

O

N

T

E

N

T

S

目 录



第十章	犹豫	180
第十一章	和好	197
第十二章	醋意	211
第十四章	解决	228
第十五章	离开	248
第十六章	求婚	272
完满		299
番外		309

C

O

N

T

E

Z

T

S

第一章

秘密

“你妈妈真的是梁馨？”站在玄关处的男人，一脸不相信地低头问眼前的小男孩。

“困死了。”小男孩迷糊地抓着毛糙的头发，打着哈欠，闭着眼睛指着门牌号说，“要给你看看我妈妈的房产证和我的户口本吗？”

“不用了……你真的有六岁了？”

小男孩依旧闭着眼睛，吧唧两下嘴后喃喃地说：“对啊，真的不用给你看我的户口本吗？户口本上写得可清楚了。”

“可是你妈妈才二十五岁！”

两只乌黑的眼睛终于睁开，白眼一翻又一翻，梁小昕对面前这个高大的男人已经开始不耐烦了。今天周六，不用上学，妈妈说他可以睡到九点钟。他一个星期才能睡一次懒觉，结果一大早美梦就被眼前的男人破坏掉，尤其他还拿他妈妈的年龄说事，好讨厌。梁小昕表示他现在很烦躁。

梁小昕不太高兴地撇撇嘴，懒洋洋地说：“先生，您知道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母亲几岁吗？答案是五岁，定居在西班牙，罗马尼亚裔。所以，请您不要试图用浅薄的知识来质疑我妈妈的道德观念，也不要没见过世面一样认为我妈妈有我这事很不可思议。再者，如果您不了解女性生理结构，我暂且可以不遗余力地给您解释一下，女性初潮的平均年龄为十二岁……”

“停！”高承爵目瞪口呆地俯视着梁小昕，“这些都是你从哪儿学来的？”

一大一小开始对视，四只眼睛都不甘示弱地往最大里瞪。

高承爵什么时候被人这么直视过，眉头一皱：“问你话呢！”

梁小昕不为所惧，继续仰头看高承爵。高承爵长得帅，比他学前班的老师长得还帅，双眼皮，高鼻子，脸上没皱纹，还穿着他最喜欢的风衣，阿玛尼的，他认识。其实这人算是他所欣赏的标准的高富帅，可他为什么有他家的钥匙呢……梁小昕忽然龇牙一笑，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假意惊喜道：“你是我妈妈的新男朋友对不对？”

“新？！”

“对啊，大姨说了，要是有陌生男人来找妈妈，那就肯定是妈妈的新男朋友。你是我妈妈的新男朋友吧？那我叫你爸爸好吗？爸爸！”说着，梁小昕就向前一冲，欢快地抱住高承爵的腰，眨着圆溜溜的眼睛仰头讨好地看着他，“爸爸，你长得真帅！有鼻子有眼的！”

“我不是你爸！”

高承爵险些被梁小昕搞得当场晕过去，抓着梁小昕的后衣领，将他提到眼前，从脸到脚，再从脚到脸地打量他。

梁小昕瞬间被人提起来，脖子被勒得难受，腿在半空中直蹬，铆足劲儿地瞎喊乱叫：“你干吗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妈！有人要绑架我！啊啊啊！救命啊！”

梁小昕真能吵，高承爵终于忍无可忍地沉声斥道：“闭嘴！”

梁小昕被高承爵阴霾的脸吓得一怔，顿时欺软怕硬地闭上嘴。

半晌，他又不甘心地嗫嚅着说：“你好坏，不要吼我，我妈妈都不吼我……”

这孩子长着一头小短发，穿着深蓝色的连体恐龙睡衣和女士大拖鞋，欢脱的性格和梁馨一点不像。长得也不算可爱，脸不圆，也没肉，但是有点偏帅，而且十分眼熟，非常眼熟。一双眼睛很黑，双眼皮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可长相却也没有和梁馨特别像的地方，那眼熟在哪儿呢？

不过两人的脸蛋都白白嫩嫩的，一捏都能捏出水似的……这大概算是个相像的地方，也可能孩子的长相更像父亲？

想到这儿，高承爵拎着梁小昕领子的手一松，沉着脸“啪嗒”一声把他扔在地上，头也不回地甩袖离开了。

谈朋友约有大半年，他都不知道她有个六岁的儿子！

梁馨中午开车回家，顺道去超市添购两袋奶黄小馒头回来，又看见梁小昕爱吃的鸡翅，瞧着块大肉多，也加入购物袋，结账时想起小家伙会有的表情，笑得暖暖的。小家伙一爱吃鸡，二爱吃馒头，只要有这两样，在他那儿，保准天天都是过节般的乐呵。

梁馨把车停到小区停车场时，抬头看楼上，果然看到从七楼阳台上露出来的小脑袋。不知道梁小昕又翻箱倒柜多久，把他大姨送他的黑色贝雷帽翻出来戴到小脑袋瓜上。远远看着，就跟个趴炮楼顶的小士兵似的，帅气，手里要是拿杆枪，那就更带劲了。正午阳光直泻而下，小士兵的鼻尖闪着汗珠的反光光泽，特帅。

梁馨的工作时间不固定，基本是按照导师的时间走。导师若是出国，梁馨就连着两三个星期没事做，除去约会，可以天天接送梁小昕，整天陪他。导师若是发下题目准备参赛，梁馨可能接连几天几夜都泡在实验室写程序做调试写论文。一星期前刚好有个全国赛，梁馨已经和师兄们连战五天，因为忙，高承爵还跟她发脾气说她不在乎他，今天下午导师拿着调好的程序，带师兄去省里参赛，她才算是闲下来。半小时前她给小家伙打电话报告要回家，小家伙吵吵说他要在阳台等司令，不承想还真乖乖地等她，难得啊。

梁小昕扒着阳台等妈妈等了好久，总算是看到梁馨的身影了，小嘴顿时咧到最大，嘴里不迭地大声吼着“妈妈你回来啦”，俩爪子狂晃着，像条哈巴狗。

得，小祖宗肯定是饿肚子了，梁馨应了一声，赶紧笑着上楼。

刚出电梯，就被小家伙来了个大熊抱。

“哎哟哟，儿子，比昨晚沉了啊。”梁馨被梁小昕撞得连退了好几步，“早上吃什么了？”

邻居荣浩听见梁馨回来的声音，托着一盘东西出来。看见穿着一身连衣裙的梁馨后，荣浩脸变得微红，憨憨地说：“一听小昕叫唤，就知道你回来了。我刚从我妈那儿回来，带回来了点腌萝卜。那个，梁小姐，知道你娘儿俩应该什么都不缺，但这个是自家腌的，味道不错，你要要是不嫌，就拿回去和小昕尝尝吧。”

“麻烦荣哥了，怎么会嫌弃呢？”梁馨一手拿着奶黄包和鸡翅，另一手拿着车钥匙，还被梁小昕紧紧地拉着，一时脱不开手，就对梁小昕说，“小昕，先松开妈妈的手。”

梁小昕没松开，反而仰着小脸对荣浩为难地说：“叔叔，大姨说高盐食物是最危险的致癌物，而且吃太咸的东西会得高血压，还会影响我骨骼成长……”

荣浩一愣，脸上一阵红，忙道：“是叔叔想得不周，但少点应该没什么事吧？梁，梁小姐，你……”

“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大姨还真这么和我说过。”梁馨连连抱歉道，“对不起啊，荣哥，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真不敢吃这个。何况伯母脚又不方便，这是给你腌的萝卜，全是一份心，还是您留着吧。”

“啊，不，不……”

荣浩尴尬地站在门口不知所措，梁馨无奈地捏了捏梁小昕的手心示意他解围，梁小昕立马小声嘟囔道：“妈妈，我都要饿死了……”

“那……荣哥，我先回去给小昕做饭了。”

“唉唉，好，再见。”

关上门，梁小昕刚松开梁馨的手，就开始小大人似的开始话痨：“妈妈，不是我说你，大姨都告诉你多少次了，那个人对你有坏心思呢。你今天要是不拒绝他，他明天就该登门入室了。大姨说三十岁的男人要是还没找老婆，不是没品位就是没志气，妈妈，我不要他给我当爸爸，妈妈……”

“停！”梁馨头疼地揉着太阳穴，把跟着她走进卧室的贴身护卫儿子拦了下来，不悦地说，“梁小昕，妈妈还告诉你不要太听大姨的话呢，你怎么都不听？你刚刚可一点都不礼貌啊。”

梁小昕嘴一撇，眼泪就要掉出来了：“妈妈，小纪说我没有爸爸，说我是没人要的孩子……”

梁馨养了梁小昕六年，对他那些小把戏完全心知肚明，但听到他这么可怜巴巴地说话，心还是软了下来，不忍不哄他。单亲家庭的孩子就是再坚强，在某方面都会有小脆弱，那种脆弱恐怕一辈子都不会消失。梁馨半

蹲在梁小昕面前，揉着他戴着贝雷帽的小脑袋，细声问他：“小昕，你不喜欢三十岁的男人当你爸爸？”

梁小昕水汪汪的眼睛闪了又闪，想着早上来的男人，果断地摇头：“不喜欢。”

“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”

梁小昕搂着梁馨的脖子，弱弱地问：“妈妈，我说我喜欢谁给我当爸爸就可以吗？妈妈说话要算数。”

梁馨不知道她被自己的儿子下了套，柔柔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姥爷说我爸爸叫黎邵辰，那妈妈，我还想让他给我当爸爸，可以吗？”

梁馨拍着儿子后背的手一顿，心想，老爷子还真是越老越能捣乱了。梁馨把梁小昕的脑袋扳过来，揭开帽子，冲他脑门重重地亲了一口，笑道：“尽听你姥爷骗你，妈妈连姓黎的人都不认识，那什么叫黎邵辰的人更连听都没听过。别瞎琢磨了，先去玩，妈妈换件衣服就出去给你做饭。”

梁小昕不情不愿地跑了出去，不一会儿就听他在外面号叫着“妈妈妈妈，快饿死我啦！”小孩不记事，转眼的工夫就忘在脑后。

同一时间，黎邵辰所乘的飞机在新港机场降落。

高郡亲密地挽着黎邵辰的胳膊，宛如一对新婚夫妇。出了机场，两人一眼就看到了两辆闪亮的金色欧陆，四名保镖分列两旁，黑色西装黑色墨镜。似乎从机场走出来的人都大睁着眼睛看着，心说这阵势太强大。

高郡早已习惯这种目光，不觉什么，大步迈向接机车，高跟鞋大墨镜，在耀眼的阳光下十分闪人眼睛，画面十分高调，黎邵辰却是第一次看到他老婆家的作风。自然，这一切都因为高郡的父亲。

黎邵辰笑道：“你们家老爷子都快成精了吧。”

高郡一听这话就不乐意地撇嘴，坐进车里后，趴在黎邵辰的耳边恶狠狠地说：“一会儿回家你要是再‘你们家老爷子你们家老爷子’地说，别怪我跟你撒泼！”

黎邵辰顺势搂住高郡的小嫩颈，吻她脸颊：“都结婚的人了，怎么还跟小孩似的。”

黎邵辰和高郡刚在国外度过七年之痒，又在一年前将结婚证拿到手，但没有父母的祝福终归是心里不踏实。两人又都三十岁上下，再不要孩子也说不过去，双方二老也一直在催，后来经过反复商量，索性回国定居。以后有了孩子，多了双方二老帮忙照顾，能容易很多，工作也不会耽误，所以才有这次回国。

上飞机前高郡和黎邵辰商量着先见她爸，说老爷子事多，不先讨好老爷子，他以后的工作一定无法顺利。黎邵辰觉着回国后本就应该先见岳父，再带高郡回家见婆婆，对此毫无异议。

于是下了飞机，黎邵辰跟着高郡一同先去高家。

因为高家老爷子的身份，住的是大院，一般人进不来，幸而她爸派车去接的他们，不然这大门就会进很久。

饶是看过很多大场面的黎邵辰，也都快被这架势弄得坐立不安了。幸好夫妻间还有那么点小感应，下车时高郡贴心地安抚黎邵辰道：“没事啊，老公，你只要不惹怒我爸，什么都顺着他来就行，他又不能动枪，我弟那样的人，才能逼得他动枪。”

可这一安慰，还不如不安慰了呢！

老爷子还有动枪的毛病？

黎邵辰和高郡拎着礼品进家门后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已经摆好的茶桌。

老爷子坐在板凳上，抬头看二人一眼，就收回视线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回来了？”

“嗯，爸，我和邵辰回来了，妈呢？弟呢？”

“你妈和刘嫂做饭呢，你弟你还不知道。”

“啊，他又一个月没回过家了？”高郡一边弯腰给他们俩拿拖鞋换着，一边戳着黎邵辰的后腰要他赶紧讨好老爷子。

黎邵辰会意，开始讨好岳父：“爸，喝茶呢？我和小郡从国外给您带回来几瓶红酒，一会儿吃饭时让小郡给您斟一杯。”

老爷子听这话突然抬头：“红酒？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喝红酒了？”

黎邵辰立刻沉默无声，高郡也沉默，他们俩买红酒的时候居然忘记了这个事，老爷子从来都是喝白酒的，他们俩当初怎么还那么蠢地特意去酒

庄，买了红酒回来？拍马屁竟然不小心拍到了马蹄子上。

黎邵辰尴尬地笑笑，一个人揽过责任：“是我疏忽了。”

高郡也尴尬地笑，同时努力地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：“都怪我都怪我，回来前我太忙，就告诉邵辰让他去买酒了。邵辰还问过我您是不是喝白的，我一忙也没怎么细想，就说买醇正点的红酒就行了。”

老爷子听是自家女儿出的错，也没再说什么，面无表情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黎邵辰不是大院里长大的人，家里做生意的，就因为这，老爷子一直看不上他。就算是黎邵辰在外面再是个天之骄子，到老爷子面前后，也矮了一头。两人出师不利，高郡只好在老爷子面前铆足劲地说黎邵辰的好，还忍不住腹诽她那烦人的弟弟，又跑哪儿疯去了，连姐和姐夫回家了都不来接风？！

殊不知她那个弟弟也有得要忙的。

周末吃完午饭，梁馨刚把梁小昕哄睡着，就接到小家伙话不离口的大姨的电话。

蒋萨萨的嗓门依旧高得可以，无论何时都精神奕奕，比正值青春年少的小姑娘还青春，完全不像三十岁的人。

“大馨啊，明天把小昕带出来啊，我带他去吃麦旋风！”

“萨萨姐。”梁馨捂着超高音量的听筒，悄声关门走出去，“我明天和承爵有约，后天行吗？”

“嘁，和小爵爷的约谁敢扰了啊。”蒋萨萨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讽刺，“小爵爷的话到你那儿就是圣旨了，是不是啊？”

梁馨乐了，边收拾被梁小昕折腾过的客厅，边笑道：“知道你不喜欢承爵，但他的话到我这儿还真就是圣旨了。”

“梁馨你就忘恩负义吧你！我不管，后天小昕一放学，我就去接他，几天没见，可想死我了。”

“这么喜欢小孩，你和姐夫生一个呗？”

“生不出来嘛这不是，再说我见了这么多小孩，还是你家小昕最招人稀罕。”

“是，顺便还给我家小昕来了个全面教育，什么精子卵子，什么抹眼泪装哭，什么爸爸……”梁馨的声音忽地一低，坐在沙发上摆弄着拼图，轻声说，“萨萨姐，承爵前阵子总有意无意地提结婚的事，小昕又从老爷子那儿听到他爸是黎邵辰的事，说还是想要黎邵辰当他爸爸，你说我要是把承爵带回来，让他们正式见面的话，小昕会不会……”

“哟，咱新港市的小爵爷真被你搞到手了啊！”

“说正事行吗？”

“唉，小昕肯定会反感啊！不仅小昕会反感，大的估计也得反感。”蒋萨萨的语气终于变得认真起来，“能拖就拖到订婚，高承爵没法悔婚了再提小昕的事吧。高承爵那人本来就傲气，再加上你家还是个普通的小家小户，各方面都得考虑清楚，尤其这是这么多年你第一次谈恋爱，还谈得这么认真，走错一步，你们就完了。”

大家都知道高承爵的傲气，梁馨叹道：“半年前刚跟他谈的时候就应该告诉他梁小昕的事的。”

“但那时候你并不知道高承爵对你是真心的啊，那么早就带他见了小昕，结果高承爵没两天就把你甩了，等你再谈恋爱，再带男人去见小昕，这对小昕不都是伤害？”蒋萨萨摇头，“你先别跟高承爵说，回头我问问你姐夫，看他以男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事什么时候提最适合。”

陈默听见蒋萨萨给他转述梁馨这事的时候，只沉默几秒钟，就淡淡道：“高承爵的事，你还是别掺和了。”

蒋萨萨听到陈默的话后，立刻麦毛，还有小半碗米饭的碗“哐当”一声就往桌子上一摔。

蒋萨萨指着陈默喊：“什么叫高承爵的事我别掺和？那也是我干妹妹的事！陈默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！我以后是不是连姓‘高’的都不能提了！”

陈默无奈：“萨萨，你别无理取闹，我是就事论事。高承爵的身份、地位你我都清楚，如果大馨真的惹怒了他，他第一个要下手出气的肯定是你，因为你和大馨最亲，而到时候我就只能保你一个，保不了大馨。”

蒋萨萨就这点能耐，可以和任何人大吵大闹，可一到陈默这儿，就摇

身一变，成为遇见猫的老鼠，特没辙。

“你好好想想吧，萨萨，他们的事你能掺和得起吗？再者，高郡出国七年，我们结婚也有一年了，我没必要因为一个高郡让你陷入难堪，高郡是我的过去时而已。”陈默看着饭桌，桌子上的红烧鱼被蒋萨萨的碗撞得溢出了汤，米饭和鱼汤混在一起。这饭显然没法再吃，陈默暗叹一声，起身开始撤桌。

蒋萨萨咬牙切齿地看着陈默泰然自若的身影，真是好一个全能型精英！说话比律师还严谨！

陈默面无表情地撤桌，收拾好厨房出来时，蒋萨萨没有挪屁股，还坐在餐桌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

陈默了然地问她：“爸妈又催你了？”

蒋萨萨点头：“我妈让我年底必须怀孕，不然过了年就让咱们俩把工作全放一边，她带我们去看病调养。”

陈默转身便往浴室走。

蒋萨萨突然慢条斯理地叫住他：“对了陈默，我忘了说，高郡回国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蒋萨萨敏锐地感觉到，在她的这句话落地后，陈默背影微微一顿。

蒋萨萨边推开陈默往洗手间走，边道：“明儿开始你住公司吧，我要给家里重新装修。”

分居自此开始。

梁馨还未收到蒋萨萨关于“什么时候告诉高承爵梁小昕的事”的建议，和高承爵约好去吃晚餐的时间已经准时到来。不只梁馨觉得时间过得快，就连梁小昕都觉得时间过得太快，比他尿尿还快。

周六下午妈妈带他去游乐场玩，晚上去夜市应要求给他选购了一只小鱼缸，小鱼缸正好能摆在他房间的窗台上，每天早上都能看到粼粼的水光和游动的金鱼。周日上午妈妈带他去看了场电影，《马达加斯加3》，骑大摩托的警察太坏了。然后就又要准备上学了，好讨厌。

梁小昕伤心欲绝地抓着梁馨的衣摆控诉她，梁馨好笑地把上午的电影票扔给他玩。

梁馨要和高承爵吃晚餐，指不准他又会出什么幺蛾子，晚上不一定能陪梁小昕。于是梁馨便如往常一样，给老爷子打电话让邻居家的刘师傅来接梁小昕，老爷子也如往常一样将梁馨唠叨一通。

下午四点，刘师傅来接梁小昕。

刘师傅是梁馨家十几年的老邻居，开出租车的实在老师傅，她最放心。

梁馨站在小区花坛边，一直等梁小昕的车全部消失后，才缓缓收回目光。但她没有离开，像在回味着什么，忽然笑了起来，脸上泛出一道彩虹般的亮光。

高承爵远远地看着，将梁馨那一瞬间散发出的母性魅力，尽收眼底。梁馨长得漂亮，这是他看见她第一眼时就知道的事情，不然他也不会对她多加关注。梁馨性格温柔，如温水，似春风，这是他接触她一小时后就知道的事情，不然他也不会对她悄然动心。

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她还有这样的一面——慈爱！还是对那个六岁的小男孩！

高承爵牙齿咬得直响，认识梁馨前，他是新港市有名的风流爵爷，认识她之后，那群狐朋狗友都拐着弯地说他是“妻管严”。

他忍，谁让他对这个温柔似水的女人渐渐倾心。

他撇清身边那些莺莺燕燕，在她身边当苦行僧，不碰她，却没想到她居然早已为人母？！

高承爵硬生生咽下一口恶气，拿出电话拨通梁馨的号码。

“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在小区楼下呢，你在哪儿？”

很好，没说谎，高承爵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在通往你心底的路上啊。”

“爵爷，您今天又从哪儿新学了一招啊这是？”

高承爵看见梁馨手握成拳地放在嘴边，他知道，这是她忍笑时的习惯动作。

高承爵的脸有些僵硬，镇定自若地笑说：“认识你，很多事情当然无师自通。”

“呵呵，你今天心情不错？”梁馨的笑意再也掩不住，笑出声音，十分悦耳。

高承爵看到梁馨的笑意逐渐扩大，笑眯眯的眼睛十分漂亮，眯成一条线……这是毫不掩饰的发自内心的笑容。

高承爵忽然间无法分清梁馨到底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

“你在楼下做什么呢？”高承爵问。

“啊，没什么，正要上楼去换衣服。”

高承爵面无表情地，开着世界上最冷的冷笑话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那就不要换了，总之一会儿还要脱的。”

梁馨脚步一顿，高承爵看到梁馨的眉心轻轻皱起，梁馨问：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想吃完饭去游泳，你想什么呢？”高承爵笑着揶揄道，“不然你以为我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可以再无聊一点。”

“好啊。”高承爵抬腕看手表，悠闲地说，“我还有五分钟到你家。

“不单是到你家楼下。

“留门给我。”

梁馨的第一反应是高承爵在和她开玩笑，然而没有，高承爵的那句话刚说完，通话断了。

高承爵喜欢随心所欲做任何事情，突如其来，莫名其妙的，即便她和他在一起已经半年多，也依然抓不住他的节奏。

虽然他不会让她患得患失，但突然间让她不知所措却是常有的，比如现在，以及未来的一小时。

梁馨又给高承爵打了两遍电话，依旧没有人接。

梁馨不安地回到楼上，站在玄关处，思索高承爵那意味深长的话时，就听到门铃声急促响起。梁馨被那一声更比一声急的铃声吓了一跳，钥匙脱手而出，发出一道清脆的叮当声。高承爵从未提出过要上楼，每次都是送她到楼下，这也是让她一直隐瞒梁小听到现在的缘故。

那他这次为什么要上来？

“承爵。”梁馨开门，看到门口西装笔挺的高承爵，领带很松，头发也有些乱，失笑问，“这是半路遇着抢劫的了？”抵着门，却没有让他进来的意思。

“怎么不请我进去？”高承爵歪着头问。

所以，只要高承爵走进这道门，看到客厅里陈列的梁小听的玩具物品，就不得不摊牌。

“欢迎莅临寒舍。”梁馨只沉默片刻，便往侧面让开半个身子，笑说，“正好有件事要和你说。”

高承爵长腿迈进梁馨的跃层小楼，就忽然反手关上房门，抓住梁馨的手将她推到门上。

高承爵的唇迅速并热烈地堵住梁馨，很软，很滑，舌尖直抵她整洁的齿间，瞬间探入，攻城略地，勾着那柔软的舌尖便是不休地痴缠。

“咳。”梁馨不知道高承爵的热情从哪儿来的，好不容易推开他，“你先停一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高承爵松开一颗衬衫扣子，领带干脆扯下来扔地上。一个高大的阴影压下来，单手撑在她的头顶：“昨天人事部的肖经理结婚，今天上午大堂经理老葛又喜得千金……梁馨，你说作为他们老总的我，现在还单身一个，是不是有点太凄惨点了？”

梁馨心里藏着事，对高承爵目的如此明显的话，有些无力，双手抵在胸前，叹道：“好吧，那正好我们谈谈吧。”

“谈什么，谈要嫁给我了？”高承爵冷笑，捏住梁馨的下巴，迫使她抬头看他。

梁馨抬起清澈如泉水的双眸，看着高承爵那渐渐变得深邃的眼睛，似乎觉察到什么，逐渐变得失神。

空气里的水分子与时间一同静止，万籁寂静，像古老的照相机，将这一方天地设为静止，接着“咔嚓”一声，突然恍惚听见对方心跳的声音，无法控制地陷进对方那双满是旋涡的深渊中。

刹那间，梁馨模糊涣散的视线重新有了焦点，眼睛亮得出奇，比雨雾天公路上的车灯还亮。

梁馨突然问：“你是想先同居还是想先结婚？”

“什么？”高承爵猛地抬起头。

“反应这么大？但在此之前，”梁馨拨开捏着她下巴的手指，琢磨着如何提及梁小听能让高承爵冷静一些，慢条斯理地说，“我想先和你说